



父亲回村

黄庭凯

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把我接到他工作的镇上读书。他觉得镇上的教学质量好过村里，之前跟他在外地读书的哥哥考上大学后，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看法。

那时候，我不会评判教学质量的高低，都一样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听课，但我知道新地方的生活比村里好，单位食堂每个星期能吃到一次肉，虽然量少，但总比村里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好。

我读到初中的时候，父亲调回家乡的镇上工作。星期六、星期日我是可以回村的，不过我一般都是留在父亲的单位里，做完作业后就出去找街上的同学玩。我的潜意识里已经和村子有了隔阂，与村子渐行渐远，它对我也越来越陌生。有几次我回村，在村口遇到几个老人，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却问：“后生仔，你来找哪个？”

自从意识到外面和村子的天壤之别后，我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犹如抗击滔滔洪流的大坝，随时都会崩溃。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狰狞的洪流瞬间无影无踪。那时候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工作，我终于真正地跳出了农门。我不是讨厌村子，我是害怕过村里的生活，从骨子里害怕。村里的大部分人也想逃离这种生活，自己无法实现，就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有的人家即便过年过节不吃肉也要送孩子读书。十多年后，在村里很少见到年轻人，他们即便考不上学校也要通过打工的途径逃离父辈的生活方式。

大学毕业后，我回县城工作。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已经离休回到村里了，母亲去市里帮哥哥带孩子，家里只剩下父亲。天气好的时候他就上山下套捉画眉鸟，自己养几只，捉得多了就送给退休

老同事。雨天他就待在家里看订阅的报纸。

大学毕业三年后，我结婚了，分得两间瓦房。母亲担心父亲上山出意外，就把他撵到县城和我生活。我的女儿呱呱落地后，母亲从市里回县城帮忙照看，房子逼仄，父亲只好到市里跟哥哥生活。他是不想去的，因为在县城偶尔会遇见熟人，尤其是到县城办事的村里人，可以坐在街边聊聊天，或是拉到家里喝杯水、吃个中餐，而在市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事实上，父亲很快就适应了市里的生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混得熟络。他买了一把二胡，在大爷大妈们面前展示自己当年在部队文工团的才华。在村里，他的穿着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到了市里后，把之前的衣服全都扔了，穿着不逊于那些大爷大妈们，甚至还把稀疏的白发梳得井井有条。他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很少回县城，即便是回来参加原单位每年召开的重阳节座谈会，也是当天回当天走，纵然我已经有宽敞的新房。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有一次，父亲回村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回来后告诉我们，村里已经通水电了，有自来水了，镇上到村里已经通水泥路了，村口那条河上也建有桥了。他看了立在村头的石碑上面刻的名单，知道我和哥哥都捐钱修桥修路，埋怨说为什么修路修桥的时候不告诉他，他也想挣钱。村里的变化让他兴奋不已，但是撤并小学让他非常郁闷，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到镇上读书。不过他又自我安慰说：“也好，从小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2008年春天，姹紫嫣红的季节，父亲开始咳嗽，吃了在药店买的药，不见效。他认为应该是花粉过敏，大爷大妈们邀他去观赏桃花，他说：“我命犯‘桃

花’，去不了去不了。”半个月后，还是咳嗽，而且愈加严重。去医院看，医生检查了一番，叫他住院。我刚好在市里出差，赶到医院。父亲嚷道：“要我住院可以，但我晚上要回家洗澡。”我和哥哥见他行动利索，征求了医生的意见，医生也同意了。父亲晚上回家洗了澡，却又以睡不惯病床为借口赖在家里睡，第二天才去医院打吊针。

大约半个月后，父亲还是真正地住院了，因为已经是一声未停一声又来地咳，几乎喘不过气来。医生给他拍片，化验痰和血，却不敢下诊断结论。请了医科大一附院的一个博士来会诊，诊断说是肺泡癌，一种隐藏得很深的癌症，且已经是晚期。我们不敢把结果告诉父亲，只是说还没有检查出来。一个月后，他变得十分虚弱了，进了重症监护室，却不再向我们问病情。也许他已经心知肚明，不想为难他的孩子。

八月份，父亲已经不能吞食，完全靠输液维持。医生说，这几天他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那天，我和哥哥坐在床前，瘦骨嶙峋的父亲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戴着氧气罩。他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微微睁开眼，看着我们，无光的眼里满是浑浊。我问了他一声，他嘴唇微微翕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第二天，父亲走了，火化后，骨灰放在殡仪馆。五年后，按照风俗，我们送父亲回村，堂哥已经在后山为他找了一块地。

算来，父亲这辈子三次离开村子。

第一次是去当兵。父亲读完初小后，爷爷就不再送他读书，说是识得字算得数就行了。他心里一直闹别扭。十七岁那年，他正在山上放牛，邻村的一个伙伴跑来告诉他，有部队在镇上招兵。父亲把牛拴在山脚的一棵梧桐树下，和那人跑去镇上，跟部队走了。两年以后，他写信回来，家里才知道他的去向。父亲说，招兵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一个月后部队就起义了，原来那个团长是地下党。后来，那支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父亲被安排在文工团。有一次我说那你算是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了。他反应很激烈，大声说，怎么没上过？前方伤亡很大，连首长的警卫员都上前线了，我们不能不去？

父亲转业后在西安一家工厂工作。我本来是有个叔叔的，上山砍树被树压死了。村里的习俗是父亲跟随大儿子生活，母亲跟随小儿子生活。叔叔死后，我的父亲就成了小儿子。他接到奶奶让人发来的电报后，立即辞了职，回村当了农民。一年后的一天，他去赶圩，进一个朋友的家里歇脚，朋友的母亲劝他出去找工作，他回来却不敢跟父母开口。奶奶去赶圩，那位有远见的母亲说服了她，才有了父亲的第二次离开村子。我和哥哥谈到这事，都认为要是没有父亲的第二次离开，可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父亲第三次离开村子，是去市里，在那里生活了八年。

我的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一个画面：两个孩子上了一艘小帆船，一个老人使用全身的力气把船推离岸边，看着船渐行渐远，一脸欣慰。这个老人就是父亲，他一生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孩子推离村子，自己最后却回来，永远守着村子。而我们无论走多远，因为父亲，永远心系村子。

思念母亲

林圣球

的时间。可是，每每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都成了母亲教育我们怎样做人，怎样感恩、怎样报恩，怎样才能出人头地施展抱负。那热烈而深沉的一幕幕，就是教育我们的新篇章，促使年幼的我们在心灵深处早早埋下希望的种子。

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在上学半途的田野捉蝈蝈不肯去读书，晚上才和伙伴们一起回家。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母亲知道了，她狠狠地骂了我，我从来不见她如此生气，甚至浑身颤抖；她还装着样子，要把我捆在家里的柱头上。我却看见，她分明哭了。从那以后，为了不让母亲操心，我不敢再逃学，也不敢不认真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兄弟姐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终于开辟了自己的人生新路，我也当了老师。因为工作忙，回家越来越少，我知道母亲日日盼我回去。每次回家，她都会忙前忙后张罗，做上我喜欢吃的菜：一盘土豆丝，一盆红烧肉，一碗稠的都搅不动的鸡蛋羹……待我回学校时，她把自己腌制的酸菜、土鸡蛋，还有一些晒好的干豆角、萝卜干，鼓鼓囊囊装一大袋子让我带回去吃，还嘱咐我说：“如吃不了那么多，可以分给同事们尝尝。”我知道，其实这些都承载着满满的母爱啊！

母亲在57岁那年，终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没有母爱的日子，我就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始终在寻找回家的路。那条小路上，有母亲的足迹，飘荡着我童年的笑声，埋藏着我儿时的梦想。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又是一年清明至，在这个沉重的节日里，我又想起了母亲生前教育我们做人处事的情景，那份融洽、那份自然、那份亲切是那么温馨和美，定格在心里，化为永恒的回忆。

母亲已经去世近二十年了，但她无时无刻不活在我的心灵深处。每每提及母亲，我都心生愧疚，满怀感伤。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回忆母亲生前的往事，向母亲表达真挚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小时候，由于家庭生活比较拮据，母亲为了生活，每天天才泛鱼肚白就悄悄起床，颇有耐心地煮早餐给我们吃去上学，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经常说：“早餐吃好了，才有精力听老师讲课。”母亲不懂得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她特别希望我们好好读书，走出家乡那个山旮旯。所以无论多么忙，母亲几乎不让我们干农活。她会用自己实际行动感染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是出路的道理。

母亲每天都很忙，家里家外、田间地头，只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没有时间陪我们玩耍，每天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能与我们坐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那就是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事，也是我们最珍贵

清明时节忆外祖母

陆仁凤

世了，远在广东打工的我没能回来奔丧，此事成了我一生抹不去的伤痛。

外婆一生生活简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记得小时候没到上学年纪，我是寄养在外婆家的。我最喜欢在水沟边等着赶圩回来的外婆，她每次出门赶圩时都会买点好吃的东西，揣在怀里带回来给我吃。有时候，外婆还会扯上小葱，给我煎三角麦吃，她煎的麦饼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回味无穷。

外婆对我极好，我对她的感情也特别深。因为村里的小学就在外婆家附

近，离家较远的我中午放学后都是在外婆家吃中饭的。贤惠的外婆总是提前准备好食物等着我放学回去吃。虽然只是些简单的饭菜，但是饿极了的我也吃得很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外婆家后院里有好几棵红心的番石榴。果子熟了的时候，我总是爬到树上，趟开了肚子摘着吃。每每这时，外婆总是笑我像个假小子一样，言语中却透着无限关怀与叮嘱。

我清楚地知道，外婆并不指望我回报她什么。可是我的良心却因此而不安，并感到内疚。丧事过后，听妈妈说舅

舅们将外婆安葬在那个四面环山的水库边。其实有时候，悲伤不一定表现在脸上，怀念却永远滋生于心底。外婆已离我远去，而今的我也将步入中年，一代人又一代人，终将渐行渐远，慢慢地，连同背影也消失了……

又是一年清明在即，尚不知今年是否能亲自去外婆墓前祭拜，唯有在此眼含热泪，遥寄哀思。但我的生活还在继续，我知道天上的外婆在守护着我，让我的心不再迷离，她已融入我的思想和灵魂深处。

这，也许就是传承吧。

诗歌

清明时节

韦兴宗

一 噙着泪水的眼眸

细雨纷飞的季节
那些关于你的记忆
在四月的山坡上
开出白色的花
风雨中
和杜鹃一唱一和
摇曳着
伤感的往事

二

你去了遥远的地方
就像夜空里
那一粒
寂静的星光
隐约可见
黑暗中
我常常仰望星空
用那双

三

他们说
只有在这个时候
你才会回来
在香火不绝中
喃喃自语
在一段滴经声里
把嘱托的话
开成一束束春花
莹莹上
翩翩起舞的白蝴蝶
那是你离去时
飘然的衣袂

清明时节 雨纷纷
子孙们的虔诚
如举过枝头的小花
在雨中 绽放

族谱

韦三富

翻开家族字典
许多名字已经泛黄
先人的故事似乎已经久远
却是我们的根和源

再也找不到
母亲的名字
如今清明的雨又纷纷洒落
我这个无依的孩子
要去山上找一朵
名叫思念的花

为您点燃一炷心香

邹文彬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每当读起南宋高翥的《清明日对酒》时，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又是一年清明时。细细数来，今年已是养祖母仙逝的第三十六个年头。每年我都是小心翼翼地跨越清明这一天，害怕想起那揪心的往事。可是，南方绵绵的梅雨不但潮湿了空气，也潮湿了我心底的记忆。

父亲3岁那年，我的亲祖父祖母就去世了。从此父亲就由一位自己没有生育过一儿半女，却有一副菩萨心肠的养祖母抚养长大成人。父亲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养祖母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她用毕生的心血养育了我们父子两代人。由于母亲体弱少乳，我呱呱坠地后就一直病魔缠身。父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双双从县城下放到农村，是养祖母日夜精心照料我，喂我米糊，送我上医

院。在养祖母爱的沐浴下，我渐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并且跨进了大学殿堂，年迈的养祖母笑得那样的甜蜜。由于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我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疏远，所以父母对我管得不太严。然而，当养祖母得知我在大学里谈恋爱的消息后，气得老泪纵横，骂我是个不孝子孙。每当听到养祖母的责骂声，我就会躲进屋里不敢出来。真的不是因为害怕，而是面对她老人家时，我愧疚得不知该说些什么。可惜，还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养祖母就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人世。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养祖母离开我的那几天现在还都历历在目，就像埋下种子一般，种植在记忆里，在心底生长出一种树木，想忘都无法忘记。养祖母是在夜里走的，那天夜晚，曾经有猫头鹰在窗外叫过，当时我听了一阵阵心颤。养祖母走时，我虽然没有太多的恸哭，毕竟月有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但是却有一种丢掉贵重东西的失落感，恍惚中养祖母花白的

头发和慈祥的微笑，成了我中的一种定格。

来广西工作前，我每年清明节都要给养祖母上坟烧香纸。来广西后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由于工作原因，却再也没有回老家给养祖母扫过墓。如今父亲也已年近八旬，前几天给我打电话问今年清明节是否回老家扫墓，并谈起了养祖母，我听了黯然神伤。因为刚好清明节那天是我值班，今年又无法回老家给养祖母扫墓了，想到此，内心犹如针扎一般难受，眼角情不自禁挂满了泪珠。

曾几何时，我总梦回故里，梦见笑容可掬的养祖母站在家门口迎接我的身影，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我身上虽然没有流淌养祖母的血脉，但是她老人家却给了我生命的源泉，我应该对她充满怎样的感激呀。

又是一年清明时，养祖母，虽然我不能回去给您老人家扫墓修坟，但是，多么希望您能看见遥远的南疆有一个不孝孙子在为您点燃一炷心香！

